

中国迷宫

刘继明 著

目 录

桃花源	(1)
蓝庙	(35)
拯救	(65)
祈祷	(108)
中国迷宫	(147)
溯流而上	(178)
大祸临头	(213)
请不要逼我	(245)
第九个木兰	(288)
儿童乐园	(316)
作鸟兽散	(348)
逍遥游	(381)
相对主义时代的写作 (代后记) ...	(418)

桃花源

87年夏天，剧作家高建去神农架体验生活途经武汉时，我所在的剧团“礼节性”地宴请了他。所谓“礼节性”宴请，是剧团领导后来的说法。按我的猜测，以当时高建的影响，剧团在晴川饭店（武汉当时最高级的饭店）宴请他，不可能没有“礼节性”之外的考虑，比如向这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编剧了解一下他此行的计划，打听打听首都戏剧界的最新动向，或者索性约请他写个剧本，诸如此类。大家知道，我所在的剧团自从五十年代红火过一阵子后，长期处于不景气的状况，对此，我在另一篇小说

《六月的卡农》里有过专门的叙述。领导为寻求重振雄风的方略绞尽脑汁，头发都熬白了，岂能白白放过这一天赐良机？所以我猜测剧团领导在晴川饭店宴请高大编剧，极有可能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后来的事实表明，那次行动落得个竹篮打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像高这样的剧作家，什么场面没经历过？当然不会是那种一顿宴请就丧失了原则的欠分量的无名鼠辈。据说高在宴席上谈笑风生，虚与委蛇，除了海阔天空地讲了一番出国见闻外，他对凡是涉及到戏剧的话题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戏剧界素有“同行猛如虎”之说，同行之间互相拆台、剽窃的事屡见不鲜，有时候一出戏还在彩排，就被别人闻风而动，捷足先登了。高大编剧久为戏剧中人，显然明白其中利害。宴席上每次有人问及神农架之行，高总是以“随便走走”或“纯属私人旅游”搪塞过去。所以一直到宴席结束，剧团领导仍然对他此行的真实目的一无所知。一年以后，由高建编剧的现代史诗剧《寻找野人》在北京公演，轰动全国。剧团领导追悔莫及，深感自己的敏感性还不够，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将一个“史诗”题材从身边给“抢”走了。听说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剧团领导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使许多老职工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1987年，我还在大学孜孜不倦地攻读中文系的课程。当时，我已经在吴齐教授主讲的《当代戏剧审美趋向》一课中听说过高建的名字，并且看过高的两部“探索性剧作”的录像。一年后，又看到了他的最新也最具探索性的《寻找野人》的录像。这部录像是吴齐教授特地从北京弄来，作为辅助教材向选修《当代戏剧审美趋向》一课的学生放映的。起初，放映地点定在教三楼，但后来消息在校园内不胫而走，看录像的人越来越多，只好临时将放映地点改到学生俱乐部了。

尽管如此，放映时仍然人满为患。偌大个学生俱乐部挤得水泄不通，过道上，大门口，到处是站着或蹲着的人。多年以后，吴齐教授向我提起这件事，还为大学生们对戏剧艺术“如火如荼的热情”（吴教授语）感慨不已。而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大学生们对戏剧本身感兴趣，倒不如说他们对《寻找野人》这个剧名感兴趣。我记得，每当舞台上出现传说已久的“野人”形象及“野人”与孩子嬉戏和舞蹈的场面时，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整个学生俱乐部欢声雷动，“野人，野人”的呼喊声一浪盖过一浪。这是我们在六七十年代经常见到的场景，只不过那时的狂热对象是领袖，而现在是一部戏剧中的“野人”……

后来，我还专门在图书馆找来 88 年第四期的《戏剧》杂志，读到了剧本里野人出场时的那段描写：

〔舞台全暗，风声转为一种飘忽不定的、轻柔的电子乐，在幽微的蓝光中，一个长臂、半弯着腰、披着长头发、浑身毛茸茸的野人的背影出现在细毛（剧中的孩子——刘注）的面前。细毛松开捂着眼睛的双手，细眯着眼睛，和野人对峙，神态紧张。〕

野人 呶呶。

细毛 （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回答）呶呶。

（不那么紧张了，勉强地微笑）嘻嘻。

野人 嘻嘻，嘻嘻。

细毛 （放心地笑了，大声地）呜呼！

野人 （伸直了身腰，面向舞台深处）呜——呼
（挥舞起长长的手臂）

细毛 （也舞动着双手）呜呼！呜呼！

野人 呜呼！

细毛 呜呼！（向野人伸出手）

〔野人也伸出手。他们手拉着手，向舞台深处的高地跑去。〕

〔细毛松开手，在地上打了个滚，回头看看野人，野人笨拙地然而轻柔地也打了个滚。〕

〔细毛跑，回头，招呼野人，野人也跑。〕

〔细毛躲起来。野人找寻他。〕

〔细毛从另一边爬了出来。野人发现了他，向他跑去。〕

〔细毛领着野人跑，野人跟在他后面，他们向舞台深处更高的地方跑去。〕

〔音乐越来越响，他们动作的过程越来越悠缓，像电影的慢镜头似的。他们要去的那高处，在迷蒙中，却始终是明亮的，像一个孩子的明朗的梦。〕

〔现在是灵巧的孩子和笨拙的野人的舞蹈了。孩子同野人逗着玩，野人总模仿着孩子的动作，又总要慢上半拍，却仍然是孩子的动作的重复。野人始终是背面对着观众。孩子则后退着，小跑着，踏着舞步，那背景是越见光明的林间深处。……〕

八十年代不仅是个产生艺术的年代，而且还是人的想像力和激情蓬勃生长的年代。人太容易激动，大悲大喜，大哭大笑，似乎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症候。为一首诗，一部戏，甚至是一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野人”而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冰川探险、黄河漂流，野人考察，不断地激起人的浪漫主义遐想。1988年，我就读的大学校园里掀起了一股“野人热”。那阵子，经常听见

有人模仿“野人”发出“呶呶”“咕咕”的声音。不久，一个“大学生野人考察队”宣告成立了。报名者异常踊跃，有的为了表示决心还写下血书，那种趋之若鹜的盛况大约只有数年后大学毕业生纷纷奔赴沿海经济开发地区时才可与之媲美。

发起成立野人考察队的是我的同学马奔。

马奔是中文系青骑士剧社的社长，人长得挺帅，有点像那后来去了百老汇的混血儿歌星费翔。他以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罗密欧而在校园内一举成名，成为许多女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在我的印象中，马奔属于那种喜欢想入非非并且容易被这种想入非非所支配的人。由他发起成立野人考察队再自然不过了。

野人考察队从倡议、报名到组建风风火火了一阵，最后以不了了之而告终。据说主要原因是那一段时间已发生好几起大学生考察探险活动的伤亡事故，出于安全考虑，校方将马奔起草的申请报告搁置下来。直到我们毕业，这份报告大概还躺在校方的档案柜里。马奔显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否则他毕业时不会放弃与女朋友——就是那位扮演朱丽叶的中文系系花——双双去北京工作的机会，而主动要求去了偏远的神农架林区。没有人怀疑马奔的这一选择与那次半途而废的野人考察计划有关，但马奔因此不惜和“朱丽叶”分道扬镳，亲手扼杀一段令全校男女艳羡不已的恋爱佳话，的确有些不可思议。（有一说是朱丽叶抛弃了太爱想入非非的马奔。）

大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听到马奔的任何消息。我差不多把他给忘了。只是有一次在报上读到一则关于野人的报道，“马奔”这个名字使我眼前一亮。但我有点儿拿不准报上的“马奔”会不会就是我的同学马奔。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哩，哪有这么巧？不过，报上的“马奔”与野人有关，我的同学马奔也与

野人有关，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吧？后来，我把这则报道剪贴保存下来了。我对马奔的同窗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93年夏天，我接到去神农架采访的任务时，就合乎逻辑地想起了马奔。剧团领导对我此行寄托了很大希望，他们对剧本的要求是：争取超过高建的《寻找野人》，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品位，还应有浓厚的传奇性，换句话说，即使在艺术创新上比不过《寻找野人》，也要在票房收入上超过它。剧团几十年未上新戏，成败在此一举啊！

我深感责任重大，又担心辜负了领导的厚望。马奔这时在我记忆中的出现，无疑使我陡增了一份信心。我想，如果能得到既富有戏剧艺术素养又有野人知识的马奔相助，还何愁完不成任务？

临行前，我又翻出那则颜色早已泛黄的剪报，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

〔本报讯〕×月×日《神农架报》青年记者马奔从事野人考察活动时，发现了野人的踪迹。马奔是在木鱼至神农架自然保护区之间的魔鬼峡谷发现野人的。当时约中午十二点左右，马奔正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干粮准备午餐，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他急忙转过脸去，看见数十米外有两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向这边观望。起初，马奔以为是本地的山民，但仔细一看，发现这两个人四肢比一般人长，身上只简单地披着两块兽皮，脸、胳膊和腿都露在外面，隐约可以看见长着一寸来长的毛，脸上的表情很古怪……马奔意识到这也许就是野人。他向野人做着友好的手势，试图接近它们，但刚一挪步，它们便警觉地退后半步，接着转身就跑。马奔跟着

追上去，但它们跑得飞快，在森林中辗转腾跃，马奔和它们的距离越来越远。这当儿，马奔从一块石崖上跌落下去，摔伤了腿，等他爬起来时，野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据悉，马奔是迄今为止亲眼看见野人的第 58 名目击者。每年他都要利用采访和假期从事野人考察活动，走遍了神农架的大部分原始森林，此次遭遇野人在他的考察活动中还是第一次。

我揣着这张剪报，乘上了武昌——十堰的火车，在十堰转乘长途汽车去神农架。由于正碰上夏季暴雨，去神农架的公路被洪水冲垮了好几处，我不得不在十堰滞留了几天，到达神农架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后了。

据说，87 年，剧作家高建也是由这条路线进入神农架的。他运气好，没有碰上神农架特有的夏季暴雨，所以他如愿以偿，写出了轰动一时的杰作《寻找野人》。现在，我也走着和他相同的路，可时代毕竟不同了，我还能在一个被高建写绝了的题材上玩出什么新花样吗？现在究竟还有多少人对野人感兴趣？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像高建的一个不合时宜的效仿者。

93 年夏天，我按照剪报上的线索，去《神农架报》社找我的同学马奔。打听的结果是确有其人，但他早就在几年前离开报社，调到下面的一个林场去了。我屈指一算，马奔离开报社的时间正是他遭遇野人的那一年，而他调去的那个林场又离他遭遇野人的地方不远。显而易见，马奔的工作调动就像他当年毕业分配一样，仍然与野人密切相关。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第二天一早，我就搭乘一辆运

木材的卡车去了马奔工作的那个林场。

我没有料到，我和马奔毕业五年之后的见面会是如此黯然和缺少戏剧性。戏剧性是八十年代许多大学生丈量生活的一种尺度，罗密欧的扮演者马奔对戏剧性热爱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那时候，他说话和走路的一举一动无不体现出对戏剧性的刻意追求。哪怕他在肮脏拥挤散发着臭袜子味的学生宿舍里和你聊天，那慷慨激昂的语气和手势包括总是刮得光溜溜的下巴和一尘不染的白衬衫都有一股夸张的舞台味，仿佛他始终面对着无数只炫目的舞台灯光似的，你甚至能察觉到 he 下意识地眨眨眼睛。我琢磨，马奔和“朱丽叶”分手以及他要求到神农架同样源于这种制造戏剧性效果的冲动。这多少给人一种假模假式的感觉。可那时在大学校园里，你一不小心就会碰上这类人物。几年后我偶尔回到我就读过的那所大学时，这样的人物差不多濒临绝迹了。满校园看见的都是一些赶集那样步履匆匆、表情淡漠、老气横秋或涂着口红、百步之外就能闻到一股刺鼻香气的男女大学生。我置身在他们中间，如同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里，一种戏剧性的沧桑感油然而生，我差一点让自己自嘲地笑出声来。

但是，93年夏天，我在神农架腹地那个荒凉的林场里见到马奔时，却笑不出来。当一个林场工人领着我来到一排石头砌的平房，敲开其中的一扇门时，我看见一个胡子拉碴、骨瘦如柴、神情萎靡的家伙，他只穿着一条短裤，睡眼惺忪的样子，似乎刚从床上爬起来。阳光明媚晃晃的，他眯起眼睛，打量着我。他显然还没有认出我来。而我一时也拿不准他是不是马奔。

你找谁？他打了个哈欠，不耐烦地问。

我找……马奔。我犹豫了一下说，试图从他脸上找到“罗密欧”的痕迹。如果真是马奔，突然见到分手好几年的同学，

他就该像舞台上的罗密欧那样喜出望外，和我亲密地拥抱，动作是绝对戏剧性的。一路上，我在脑子里反复设计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可我的设计落空了。

马奔好不容易认出我来，他并未露出一星半点的欣喜，除了略感意外，他脸上可以说毫无表情。

进来吧。他淡淡地说。转身兀自往屋子里走去。

这就是我在神农架见到马奔的最初情景。此后的一段日子，我和马奔朝夕相处，但我感觉到在我和马奔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之间已很难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只好一次次地把话题引向我们同窗共读的大学生活，谈青骑士剧社，谈《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高建和《寻找野人》。然而，我这些近乎讨好的努力一点也没有奏效。马奔的反应始终很淡漠。他似乎连高建是何许人都记不起来了。看上去，马奔仿佛经历过一场劫难，已经未老先衰，眼角和额头的皱纹使他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他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更多的时候，他更像一块沉默的石头。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如此彻底地改变了这个曾经以想入非非、易于激动而著称的“罗密欧”。我相信，这里面一定隐藏着某种秘密。

然而，要想探究一个差不多快变成一根木头的人的内心隐秘，是非常艰难的。荒凉的林场生活已经使马奔不习惯与人交流了。他在林场挂着一个“宣传干事”的职务，但实际上从来不上班，什么也不干，每天除了在周围的森林里转悠，就是在宿舍里睡懒觉。他这间宿舍我只住了一夜，就住不下去了。不足十平方米的屋里，到处堆着脏兮兮的东西，你简直找不到立足的地方。各种变馊发霉的混合气味一齐向你袭来，使你总是忍不住要打喷嚏。潮湿的水泥地上经常有老鼠蟑螂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

从马奔宿舍搬出来住进林场招待所的第一晚，只要一想到这个从前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竟然长期与老鼠蟑螂为伍而习以为常时，我就再也无法入睡……

我终于沉不住气了。我决定开门见山，和马奔好好地谈谈。几天来，每当我把话题转向这几年的生活，尤其是他曾经如痴如狂的野人考察时，他不是顾左右而言它，便是保持固执的沉默。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对涉及这一话题的图谋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一天傍晚，当我和马奔在林场附近的一条山溪边散步时，我突然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揉皱了的剪报递给他，说，报上说的都是真的吗？可我怎么总觉得你是在撒谎？

马奔一愣。我以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再次提起这件事，显然触动了，使他无法回避。

与马奔几天来的相处，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他目前的生活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越是想回避什么就越表明他不敢正视什么。而他不敢正视的只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或者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除了报上报道的那次经历，还有什么呢？我一连几天都在研究那则报道，我注意到那则报道巧合的痕迹太重，总让人产生刻意编造的印象……

你说对了，那整个是扯淡。马奔接过那张剪报，在手里慢慢揉碎，碎屑从他的指缝雪片一般飘扬着落在哗哗流淌的溪水里，顷刻消失殆尽。马奔拍了拍手，瞟了我一眼，脸上掠过一丝捉摸不定的笑意。可是有时候，谎言比事实还要容易四处流传，而事实反而像谎言一样无人相信。马奔说，你既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可以给你讲讲事情的真相了。马奔说到这儿，再次看了我一眼。那目光有些硬，像一块石头似地打在我脸上。他的话尽管听起来没头没脑，但足以使我感到思想的分量。看来，我的同学并

没有真的退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愚夫，戏剧性又魂灵附体似地回到了这个罗密欧身上。他再次让我领悟到，时间是无法真正割断的。

下面的故事，是我的同学马奔亲口讲述，由我整理而成的。为了方便起见，其中必要的修辞手段显然难以避免，但我还是尽量保持了马奔的语气的某些风格……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用松木搭成的窝棚里，我感到脑袋隐隐作痛，摸了一下后脑勺，手指上沾满了黏稠的血迹。我这才模模糊糊地想起自己是在追赶两个野人模样的人时被什么东西袭击后摔昏过去的。

我是在魔鬼峡谷的一片林子里小憩时同那两个野人模样的人遭遇的，之所以说“野人模样的人”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很像传说中的野人，如过长的四肢、胡子和体毛以及身上的兽皮等等，但他们的五官和表情却与人毫无二致，并不像传说中的接近兽类。起初，我还以为遇上的是那些土著山民。在神农架腹地的崇山峻岭中，生活着不少这种土著，由于他们祖祖辈辈与世隔绝，生活习性乃至外貌和一般人都判然有别。有一阵子，不少专家据此认为，许多人声称遭遇过的神农架野人也许就是那些土著山民。这些专家还援引当年美国人将未经开化的印地安人称为“野人”的例子，认为所谓的神农架野人不过是现代人替自己潜意识中的优越感找到的一个幻影，是现代人自大狂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他们从根本上忽略了人类选择多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性……

有一刹那，我的确认定自己遇上的是土著山民了。森林中浓重的雾气使我无法更清晰地辨认那两个人的生理特征。那会儿正是中午，在森林中转悠了半天，我又累又乏，只想坐下来吃点干

粮，休息一会儿。这是我进入魔鬼峡谷的第二天，仍然没有走出峡谷。我没有料到魔鬼峡谷的地貌会如此复杂。进峡谷之前我做了精心的准备，至少在几个月以前，我就开始收集有关魔鬼峡谷的各种文字和口头资料。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大学毕业刚分配到神农架时，我就开始注意这个颇有几分神秘的地方了。

魔鬼峡谷位于神农架腹地，海拔两千米以上，是神农架少数尚未开发、自然形态保存完好的几个地区之一，人迹罕至，迄今不通公路。据《房县志》记载，它以前并不叫这个地名，只是由于不断有人在那里失踪之后，才渐渐被称为“魔鬼峡谷”。在魔鬼峡谷失踪的既有外地人，也有当地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失踪，谁也说不清楚。久而久之，那里成了一个神秘莫测、令人望而却步的所在。而我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地方，在参加过几次野人考察后，我对那种热热闹闹、缺少真正探险精神的集体活动感到兴味索然。我发现，我大学时热衷的那些包括演戏和寻找“野人”在内的把戏是多么幼稚肤浅。我崇拜哥伦布、麦哲伦那样的探险家。我觉得真正的探险家称得上是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同样满怀激情地承担着探索人类和自然奥秘的使命，同样具有孤军奋战的勇气和能力。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参加野人考察队的任何活动。我甚至对周围的人热衷于谈论“野人”也感到厌倦了。当所有人都去谈论某个事物时，这个事物多半有些可疑了。紧要的工作应该是去发现它的可疑之处，而不是在人群后头跟着起哄。

作为《神农架报》的一名机动记者，我有充分的自由在山林里独往独来。与大自然交往像与人交往一样，也需要以诚相待，不应该仅仅是猎奇。就在这段日子里，我开始为进入魔鬼峡谷积极准备。我的行动很隐秘，连我的未婚妻袁梅也毫无察觉，

临出发前一天，才告诉她，而那时，距我们商定的婚期只剩一个多月了。我记得，当我把计划告诉这位漂亮的图书管理员时，她吓了一跳。

我躺在窝棚里，回忆起同那两个野人模样的人遭遇的情景。那会儿，我坐在一根横卧在地的朽坏的树干上，正准备吃干粮。可当我掏出干粮还未送到嘴边时，两个野人模样的人，突然跃到我面前，一下子抢走我手中装干粮的塑料袋，转身拔腿就跑。刚才，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土著的山民，没理睬；但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使我懵住了。当我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窜出一丈多远，嘴里还发出一种奇怪的“嘻嘻”声。这声音仿佛一道闪电把我的脑子照亮了。大学时看《寻找野人》时，舞台上的那个“野人”发出的也是这种“嘻嘻”声。也许他们真的是野人？这个念头使我的神经激灵了一下，身体随之跳起来，连地上的旅行背包也顾不上拿，便追了过去。那两个人在前面狂奔，跑得比兔子还快，我在后面穷追不舍，密密匝匝的荆棘将我绊得摔了好几个跟头。后来，我追到一堵爬满葛藤的悬崖边，眨眼间，那两个人就不见了踪影，地遁了似的。我瞪大眼睛四处搜寻着，忽然在悬崖底部发现了一个山洞，洞口很小，且布满了厚厚的荆棘，不细心很难看出来。我蹑手蹑脚地走近洞口，扒开藤蔓，朝里面探望，正在这当儿，我听到身后有人或动物走近的声音，未及回头，后脑勺便挨了重重的一击。我踉跄了一下，一头向山洞里栽去。后来，我便什么都知道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松木搭成的窝棚里……

我躺在窝棚里，环顾四周，窝棚内光线黯淡，我只能依稀辨认出窝棚是用松木搭成的，没有剥皮的圆木一根根地排列着，下

半截埋在土里，有点像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里的暗堡，只不过更简陋原始一些。地面十分潮湿，铺着一层巴茅草，我就躺在草上面。草下面似乎蠕动着不少虫子蚂蚁，使我浑身奇痒，我掀起裤脚，看见小腿肚上有一层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由此可见，我在窝棚里已经呆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我腕上的手表也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了。根据窝棚外透进来的光线推测，现在可能是第二天上午，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窝棚里呆了整整一天，我被身后的不明物体袭击致昏显然是昨天发生的事了。我现在究竟在何处？这个原始简陋的窝棚是什么人搭的？我又是怎样躺到窝棚里的呢？我脑子里闪过两个野人模样的人以及他们嘴里发出的“嘻嘻”声，如果我真的碰上野人了呢？这个念头令我既兴奋又不安。

我强忍着多处伤痛，爬起来试图去开门。但用几根大圆木捆绑得沉重结实的门从外面被反扣得严严实实，我使劲地摇撼了几下也纹丝不动。开门！外面有人吗？我接连喊了几声，除了隐约传来的山风和松涛，无人应声。我支撑着摇摇晃晃地躺到巴茅草上，整整一天没进过食，我又饥又渴。不一会儿，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看见窝棚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门口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人，除了腰间系着一块兽皮，身体的其余部分都暴露无遗，皮肤黝黑粗砺，近于古铜色。我一眼认出他们就是昨天抢了我干粮的那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拿着显然是从我手腕上捋下来的手表饶有兴致地把玩，一边拿眼瞄着我，那神情仿佛在逗弄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嘴里发出我熟悉的“嘻嘻”声；另一个则把双臂抱在胸前，表情有些阴鸷地打量着我。他臂上的肌肉像一座座小山，比我们平时见过的健美运动员更加健壮。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看上去，他们都很年青，除了额头略略凸出、四肢稍长脚掌宽大、体毛多一些外，与常人没有多大区别。我曾经研究过世界各地包括神农架的关于野人的传说，这些传说有一个共同点，所谓野人无一例外都是一种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或者说是介于人兽之间的动物。由此看来，我面前的这两个人显然不是传说中的“野人”。但我又很难将他们归类到我见过的土著山民中去。因为那些土著山民并不裸身；另外，这两个人的怪异表情也使我产生一种和他们仿佛置身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感觉……

你们……是谁？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但不知是听不懂我的话，还是不愿回答，他们没理睬我。过了一会儿，那个一直阴郁着脸的年青男子对那个还在不厌其烦地摆弄手表的人做了个手势，走过来，将我从巴茅草上一把拽了起来，他的手硬得像钳子，攥住我的胳膊，我没法动弹，只好随着他走出了窝棚。走出窝棚，我才知道天已经黑了。我只能凭直觉判断周围是黑压压的山峰和原始森林。天空像一顶蓝锅盖似地悬挂在头上遥不可及的地方。我产生一种掉进深井的感觉，潮湿的夜风像从远古时代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不一会儿，我就被押到另外一个窝棚里，这个窝棚同样是松木搭成的，只不过更大一些。窝棚顶上吊着一盏松油灯，摇曳的灯光把窝棚照得影影绰绰，迷迷离离，气氛越发恐怖。窝棚里除了几排粗糙的木凳和中央一把罩着一张野猪皮的大木椅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别的人。这情景使我想起《智取威虎山》中坐山雕的老巢。尤其是棚顶上的那盏松油灯和棚中央那把罩着野猪皮的大木椅，简直像极了。我则像深入虎穴的杨子荣，而押送我的剽悍男子活脱脱就是两个小喽罗。我这么一想，心情突然